

没有名字的人⁵

万神之神

FOXFOXBEE◎著

雁北堂出品

God above
gods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没有名字的人⁵

万神之神

FOXFOXBEE◎著

雁北堂出品

NO ⊗ NAME

God above gods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没有名字的人 .5, 万神之神 / FOXFOX BEE 著 . — 北
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9.10
ISBN 978-7-5596-3563-1

I . ① 没… II . ① F… III . ① 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91325 号

没有名字的人 .5, 万神之神

作 者: FOXFOX BEE

选题策划: 雁北堂 (北京)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李 红 徐 樟

特约编辑: 吴佳阳

封面设计: 蔡小波

版式设计: 冉冉工作室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36 千字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12.5 印张

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3563-1

定价: 4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894445

目 录 c o n t e n t s

001	楔子
004	第 01 章 七宗罪
030	第 02 章 重生
056	第 03 章 救世主
064	第 04 章 神的羔羊
071	第 05 章 重新成为朋友
085	第 06 章 罪恶之都
091	第 07 章 破釜沉舟
098	第 08 章 螳螂捕蝉
123	第 09 章 抢夺旺旺旺
129	第 10 章 神的基因
142	第 11 章 抵达大湖
154	第 12 章 项链

171	第 13 章 先救你自己
176	第 14 章 荒原屠夫
203	第 15 章 优秀的演员
212	第 16 章 地牢
230	第 17 章 湖底洞穴
264	第 18 章 最后的仪式
296	第 19 章 第三批人
330	第 20 章 不要认输
345	第 21 章 再见旺旺旺
355	第 22 章 末日审判
365	第 23 章 发射中心
370	第 24 章 《小鸭子》
385	第 25 章 最后的陪伴
389	尾声

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本小说的话，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，围绕在主角身边的，都是一些令读者耳熟能详的角色，这些人伴随着主角的一生，成为这本书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，比如从小就十分严厉的父亲、改变人生的某个老师、第一份工作的领导、和你结婚又离婚的另一半。

当然还有一些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配角：高中暗恋的对象、睡在上铺的兄弟、出国后失去联系的蓝颜知己……他们虽然不是人生这本书中最重要的人，却在关键的节点上影响了故事的走向。

接着还有只占少数笔墨的龙套，他们像飞驰的列车穿过你的人生，比如那个向你微笑的咖啡店员工、只和你说过一句话的隔壁班同学，也许他们和你只有一个眼神交集、一次点头示意，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你的故事中，甚至连笔墨都多余。

还有一种人，他既不和主角共同撑起故事，也不是和主角擦肩而过的芸芸众生，他不属于构成人生这本书的任何一类人，却像一颗被掩盖光芒的珍珠一样出现在这个故事里。只有在你午夜梦回时才会猛然想起，只有在你看到一样特定事物的时候才会回忆起，曾经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在你生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却因为出现时间太短而被遗忘了，变成了地下室布满灰尘的相簿、课桌抽屉最里面的那块橡皮。

直到有一天，你的过去找上门来，告诉你它回来了。

1991年夏天。

南方的夏天闷热潮湿，窗外的棕榈树叶子纹丝不动，天上飘着乌云，似乎随时都要下雨。

幼儿园不大，教学楼前院的空地上放着一些专门给低龄儿童玩的娱乐设施。后院则是一片草地，草地上还有水洼和沙地，远看就像是得了鬼剃头的秃子。

旺旺旺坐在凳子上，没有哭也没有闹，因为妈妈告诉她，如果她坚持一天都不哭，那么放学的时候爸爸就会来接她，还会给她买糖葫芦。

可比起对新环境的恐惧，此刻的炎热让她更难忍受。

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老师没有把头顶的吊扇打开，整个房间里唯一能通风的就是那个不到半米宽的窗户，外面还晾着小朋友的床单和口水巾。旺旺旺把凳子移到窗户边，她希望这时能有一阵凉风吹过来。

这是她上幼儿园的第一天，妈妈认真打扮了她，给她穿上最漂亮的向日葵花裙子，袖子上还有一圈小蕾丝，她的头发上系了一个红艳艳的蝴蝶结，脖子上还戴了一条塑料珍珠项链。

妈妈认为，这样才能交到新朋友。即使这样，也没有小朋友注意到她，甚至没有人赞美一句她漂亮的花裙子。女孩子们挤在一个角落里玩着过家家，男孩则拿着火车，在积木旁边玩“建起高楼又摧毁”的游戏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窗外开始飘起雨，当老师们把床单收下来的时候，旺旺旺透过玻璃，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男孩子，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地上。

“他是谁？”旺旺旺问，“他在干什么？”

旁边一个在看小人书的女生抬起头看了看，露出了一种厌恶的神情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为什么他不上来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他不用上学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怎么没有人跟他玩？”

“你去跟他玩呀，”看小人书的女生忽然抿着嘴笑起来，“被咬一次你就知道了。”

“他咬人？”

“他这里有病，”女生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“他是个傻子。”

“你好啊。”旺旺旺站在草地上，天空阴霾，远处乌云压顶。风吹过她的花裙子，她觉得很舒服，似乎闷热的感觉也被风吹走了。

草地上躺着的男孩子闭着眼，没有回答她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旺旺旺又问。

男孩忽然睁大眼睛，嘟起嘴：“嘘！”

眼前这个男孩比自己高了一头，看起来应该是上小学的年龄了，胸口却仍然戴着幼儿园中班的牌子。男孩的指甲里全是泥，手上还有各种深深浅浅的伤疤，他身上的条纹羊绒衫看起来灰不溜秋的，还有好几块洗不干净的土黄色污渍。

当然，以旺旺旺的年纪，她分辨不出这些细节究竟意味着什么，她只觉得男孩因为闷热而涨得通红的脸蛋儿还挺可爱的，旺旺旺追问道：“你在干吗呢？”

“别说话！”男孩露出长得歪七扭八的牙齿，“我在玩儿。”

“玩什么？”

“装死。”话音刚落，男孩又恢复了一动不动的姿态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。

乌云又飘近了一点，整个草坪就像桑拿房一样。旺旺旺额头上的汗又冒了出来，她回头看了看教室的窗户，又看了看面前的男孩子，也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。

树上的知了没完没了地叫着，地上的杂草贴着她的小腿，她轻轻瞥了一眼，一只黑色的大蚂蚁正顺着她的手臂爬到肩膀上。

“谁先动，谁就输了。”草地另一边传来声音。

旺旺旺咬紧牙关，我才不会动呢。

乌云中传来一声闷雷，紧接着，雨点落到了旺旺旺脸上。她轻轻扬起头，看了看对面没有动静的草地。

我才不要输，她倔强地想。

大雨滂沱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不远处传来幼儿园老师的惊呼：“你们在干什么?!”

被带到洗浴室的两个人早已被淋成了落汤鸡，裹着大毛巾的男孩子咧开嘴，露出胜利的笑容：“你输了哦，我可是坚持到最后都没动。”

“我才没有输！明天再比！”旺旺旺的花裙子上沾满了泥。

这样一比，就是一个夏天。

“你最近都在幼儿园干什么？”妈妈给她洗澡的时候问。

旺旺旺脱了衣服，脸和手臂都晒得黑黝黝一片，而背上和脖子后面仍是白白嫩嫩的，看起来就像一块涂满巧克力酱的白面包。

“躺在草地上，”旺旺旺吹了吹澡盆里的泡泡，“玩装死。”

“妈妈听幼儿园老师说，你最近总是跟一个……”妈妈顿了顿，“一个男孩子玩？”

“别人都不跟我玩，他们说我是小狗，只有小狗才汪汪汪。”旺旺旺垂下眼睛，“张凡诚挺好的。”

“但是妈妈听老师说……”

“张凡诚是我的朋友。”旺旺旺稚气地往澡盆子里一坐。

“妈妈并不是不让你跟他玩……”妈妈叹了口气，“他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”

“他没有病，他从来不咬我。”旺旺旺突然转过头，认真地看着妈妈，“他不像其他小朋友说的那样。”

“宝贝，他不会咬人，他只是……”妈妈一边帮旺旺旺搓背，一边思索着合适的词，“只是他出生的时候脑部受了伤，所以他的智力

永远停留在四五岁的水平。”

“那不是挺好的嘛，我也才四岁。”旺旺旺歪着头，以她的年龄显然还理解不了永久性脑损伤是什么。

“可是你会长大。”

“张凡诚也会长大，”旺旺旺举起手比画了一下，“他比旺旺旺长得更高了。”

“你不懂，”妈妈揉了揉旺旺旺的头发，“但你以后会懂的。”

“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，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……”

收音机在老式木桌上不厌其烦地唱着，旺旺旺就这样和张凡诚度过了整整一个学期。除了玩装死之外，张凡诚还给旺旺旺抓蝴蝶，陪她荡秋千，每次在荡秋千的时候，张凡诚都能把旺旺旺推得比其他孩子更高。他们还玩扔石头的游戏，往往是张凡诚捡来各种各样的石头，扔出去几块，旺旺旺也学着扔出去几块。

旺旺旺从家里拿来的洋娃娃，总是能被张凡诚三下五除二地拆解掉。他的手永远掌握不好力道，轻轻摆弄两下，就能把美丽娇贵的玩具拆得七零八落。旺旺旺从来没有为此生过气，在张凡诚的带领下，她似乎也觉得玩具就应该这样玩，洋娃娃的头和身子应该分开，小火车就应该在泥地里打滚儿。她并没有觉得这样有何不妥，直到有一天，另一群孩子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。

“傻子。”其中一个人踹了一脚躺在草地上的张凡诚。

当时他正在和旺旺旺躺在草地上玩装死的游戏，张凡诚没动也没出声，在他看来，只要稍微有点反应，就是在游戏里认输的表现，可对方不依不饶，还把鞋底蹭到他脸上。

“傻子！”

旺旺旺抬起头，看着眼前这几个衣着光鲜的男孩子。他们从身高上看比张凡诚还矮一点，胸口上别着学前班的标签。在他们身后，还有一个头发有些发黄的男生，看起来至少比旺旺旺大三四岁，穿着

附近一个小学的校服。

“站起来。”那个大一点的男生对旺旺旺说。

旺旺旺有些害怕，她叫了一声张凡诚，张凡诚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，拉着旺旺旺的手转身就走。

可是没走两步，那群男孩子又绕到他们面前，面对高大的张凡诚，他们起初还有所忌惮，直到其中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儿说：“我听我爸说了，他是个傻子。”

“他俩都是？”小学生问。

“可不是嘛，傻子才跟傻子玩。”

小学生又看了张凡诚一眼：“以后我们每天放学要在这儿踢球，你们别在这玩。”

张凡诚没说话，他的鼻涕又流下来了，拽着旺旺旺朝另一个方向走。

后面的男孩们跟上来，他们把地上的碎石子往旺旺旺腿上踢，一边踢还一边笑：“跟你们说话呢，听到没？”

“草坪又不是你们家的。”旺旺旺鼓起勇气转过头说。

“哎哟，傻子还有脾气。”“眼镜儿”一边叫着，一边使劲揪住旺旺旺的裙子，“刺啦”一声，裙子撕开一个大口子。

“你走开！”旺旺旺条件反射地一把推开对方，也不知道是她力气太大还是对方没站稳，“眼镜儿”竟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他愣了两秒，脸上突然闪过一个凶狠的表情，在地上抓起一块尖锐的石头，朝旺旺旺脑袋上砸去。

那块石头像剃刀一样划过她的额头，血“哗”的一下顺着额角流了下来。

她看了一眼张凡诚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嘴巴动了动，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
张凡诚一瞬间被激怒了，他抄起脚边一块更大的石头，不偏不倚地砸向“眼镜儿”的鼻梁。张凡诚的手劲儿绝对不是一个幼儿园中

班孩子的水平，只听见“咔嚓”一声，“眼镜儿”的鼻骨碎裂了。

坐在地上的“眼镜儿”一脸难以置信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猛地号啕大哭起来。

旺旺旺也呆住了，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血，连哭都忘了，还没反应过来，那个小学生大吼一声，一拳抡到了张凡诚的脑袋上。

“傻子敢打我弟弟?!”

他俩立刻扭打在一起，如果在平时遇到这种事，大家会尖叫着跑去找老师，可那天的情况是，跟在小学生后面的几个小孩也跟着他们的老大冲了上去，把张凡诚打倒在地。

那是旺旺旺第一次看见张凡诚咬人，虽然他被几个小孩打得鼻青脸肿，可他也并没让那几个小子中的任何一个人好过。

一小时过后，事情惊动了幼儿园。旺旺旺被老师抱到医务室，脑袋被包成了一个粽子。妈妈和那群男孩子的家长们也来了，尤其是那个“眼镜儿”的妈妈，一个穿着枣红色毛线衣和花呢裤的胖妇女，她一手搂着小儿子，一手搂着大儿子，哭天抢地般喊道：“杀人啊！这个傻子要杀我儿子啊！”

事关孩子们，家长永远各执一词。尽管旺旺旺已经反反复复地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好几遍，可是她年纪太小，口齿不清，没人在乎她究竟说了什么，大家的目光都被“毛线衣”妇女吸引着，毕竟她怀里的孩子被打断了鼻骨。

那些躲在爸妈怀里的男孩子都一口咬定，他们只不过到草地上踢球，是傻子突然发了狂，这才打起架来。

“这不是他第一次攻击人了！”“毛线衣”揪住幼儿园老师，她的愤怒让脸变了形，“这种智障怎么能留在幼儿园里？我告诉你，赔钱，道歉，把这小兔崽子给我撵出去，一样都不能少。再把警察和你们领导都叫来，给我家大宝二宝一个交代！”

在一片哭闹声中，张凡诚倒是十分安静。他坐在靠窗的小桌旁，玩着手里的鼻涕，偶尔抬起头对旺旺旺友善地一笑。

就在老师被家长们推搡得毫无办法的时候，门外走进来一个女人，她一身黑衣黑裙，身材娇小，唯有胸前的十字架闪闪发光。她提着一个编织袋，径直走到“毛线衣”妇女身边的小桌子旁，拿起编织袋往桌上一倒，里面全是五十元面值的纸币。

女人猛地弯下腰，朝所有人深深鞠了一个躬：“张凡诚给大家造成困扰了，我没有管教好他，这些钱赔给孩子们做汤药费。”

她说的是“张凡诚”，而不是“我儿子”，甚至也没有问张凡诚发生了什么。

当然，她也不可能问。

家长们马上就炸开了锅，毕竟在那个年头，这么多一捆捆的现金只能从电视剧里看见。

“我早听说了，幼儿园肯收这个傻子，是因为他爸在美国干那个……叫什么咱不懂，反正是科学家，赚美钞的！”有个别女家长已经在人群后面窃窃私语起来。

“该不会是敌特吧？”

张凡诚妈妈弯下的腰仍然没有直起来，似乎在等待众人的原谅。她面容憔悴，额前的头发软塌塌地贴在脸上，从外貌上看比旺旺旺的妈妈老十岁，完全看不出是个有钱人。

“我说，这不是钱的事，”其中一个男家长咳了两声，“你家孩子的脑子……你也知道，再在这里待下去总是个隐患。”

张凡诚的妈妈点点头，看了一眼这位家长怀里受伤的孩子，径直走到张凡诚身边。张凡诚猛地看到自己妈妈，打了个哆嗦。

“啪！”一个大耳光。

她该是用尽了全力，把自己儿子打得从凳子上跌到了地上。

张凡诚的脸上浮出五个指印，他从地上爬起来，一脸迷惘地看着妈妈。

“啪！”又一个耳光。

“我说，孩子他妈，别打了……”终于有一个女家长忍不住，拽

住了她的手。

“我自己的儿子，做错了事就该打，我管不住他，是我的错，我给大家道歉，”张凡诚的妈妈把手往裙子上胡乱抹了抹，突然“扑通”一声跪下来，“你们也看到了，他就是个傻子，连挨打都不知道哭。求求你们别把他赶出幼儿园，否则他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了……”

她面无表情，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恳求，眼底露出深深的绝望。

事情后来不了了之，两兄弟的家长领走了一大半的钱，张凡诚的妈妈在人群散去后站起来，拉着儿子离开了。旺旺旺透过玻璃，远远地看到她从书包里掏出手绢，给张凡诚擦了擦脸，肩膀颤动着，像是在哭。

有一天，旺旺旺戳了戳张凡诚脸蛋上的伤口：“疼吗？”

他没回答，只是把手抬起来，透过指缝看着漏进来的阳光。

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在草地上玩了，那块地方划给了大孩子们，但暴力并没有因此停止。无论张凡诚躲在哪里，他们都能找上门来，挥动着拳头说这里是属于他们的。

孩子的烦恼不会超过二十四小时，张凡诚和旺旺旺很快又找到了一个秘密基地——幼儿园后门旁边的一个防空洞。防空洞应该修建于七八十年代，却因为地理环境不佳而被废弃已久。从外面看，里面永远是黑洞洞的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大部分孩子都本能地害怕黑暗，从不到这里来。

张凡诚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几根蜡烛，他每次都会先下去把蜡烛点亮，然后他们就这样坐在黑暗里，感受隧道里吹出来的习习凉风，观察暗处的蜘蛛网，用丢弃在角落里的铁丝缠绕出各种图案。

更多的时候，他们用瓦片在墙上画画。旺旺旺渐渐地能画出一些具象的事物：太阳、树木、公主和花朵，而张凡诚只能画出一些深浅不一的凌乱线条。

这个黑暗的角落让他俩产生了安全感，甚至比阳光下的草坪和水泥地更能感到安全。张凡诚会毫无征兆地发出一声叫喊，然后他们听着断断续续的回音，享受着不被人打扰的愉快。

“他们不好，”过了半晌，张凡诚慢吞吞地说，“我不喜欢他们。”

他少见地描述自己的想法，在大多数时候，张凡诚不会开口说话，他们只是无声地玩耍，语言的交流对他们而言并不太重要。

“我也不喜欢他们。”旺旺旺也附和了一句，“他们是坏孩子，老师说好孩子不打架。”

“妈妈在家里哭。”张凡诚冷不丁地说，“妈妈读《圣经》，哭。”

“什么是《圣经》？”

“《圣经》是……神救世人。”张凡诚并不懂这句话的含义，他只是重复着妈妈每天对他说的话。

“神是嫦娥吗？”旺旺旺的妈妈刚给她讲过嫦娥奔月的故事。

张凡诚摇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

“神住在天上吗？”

“妈妈没说。”

旺旺旺又戳了一下张凡诚的脸蛋，这次真碰着他的伤口了，他龇牙咧嘴地说：“疼。”

“如果真的有神，肯定也是像孙悟空一样，”旺旺旺撅起嘴，“孙悟空只救好人，打坏人。”

“孙悟空？”

“对啊，你不看电视吗？电视里的坏人都被孙悟空打死了。”

张凡诚摇摇头，他妈妈从来不让他看电视。

“如果真的有神，它有一天一定会出现，把那些欺负我们的人打死，尤其是上次的那个臭小子。”

当时的旺旺旺无法理解“死”的含义，对一个四岁的孩子而言，死亡只是个模糊又遥远的概念，就像电视剧里白骨精变成一缕青烟一样，这种状态是暂时的，就像是在睡觉。在她的想象中，观音菩萨滴

两滴雨露就能让人死而复生，就算是变成骷髅也能像《西游记》里一样说话和行走，比起不可逆的定局，更象征着一种惩罚。

“真的吗？”旺旺旺的话却勾起了张凡诚的兴趣，他抬起头，眼里闪着期待的光。

“真的，”旺旺旺一边说，一边学孙悟空挥动金箍棒的样子，“俺老孙这就把你给收拾了！”

“他们都会死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不会的，”张凡诚突然一脸失望，“没有人会死，妈妈说神爱人。”

“会的，我说会就会！”

两人都没再说话，过了一会儿，旺旺旺拿起一块瓦片，在墙上涂抹起来。

“你在画什么？”

“我在画神的样子。”

在旺旺旺的想象中，神应该和《西游记》里的菩萨长得差不多，可她也不确定会不会更像孙悟空；画了半天，只画出一张扭成一团四不像的脸。

“有一天，神就‘呼噜呼噜’地来了，他在云上，还会翻筋斗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在这张大脸下加了两条细长的线模仿身躯，想了想，她又在墙根下方画了几个小人，“这些都是坏人，神来了，把他们杀死，他们就躺在地上不动了。”

“死了吗？”

“嗯，死了。”

“哈哈，”张凡诚擦了一把鼻涕，蹦蹦跳跳地说，“打死他们，打死他们。”

“对，他们死了，就不会欺负你了，我们又能回草坪上玩了。”

旺旺旺手里的瓦片画出了长长的线，一直到转角的位置才被挡住，那里有一扇不知道被谁扔下来的废弃木门。